

高龄化：老龄化的延续与演变

罗 淳

【提要】 本文试图从人口学视角把日渐凸显的高龄化从我们已熟知的老龄化现象中剥离出来,并加以理论规范。旨在阐明:(1)老龄化与高龄化是既相互联系,又显存差异的两个概念;(2)老龄化与高龄化的影响因素不一样;(3)对老龄化导入高龄化这一“演变”进程的分界标志可从三个方面来确认;(4)21世纪,一种能更好地体现老龄化“增龄”本意并反映人类长寿现象的新形式的老龄化将日益凸现,亦即本文力所阐释的“人口高龄化”。

【作者】 罗 淳 云南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一、高龄化解意

随着21世纪的来临,一种新形式的老龄化也悄然显现,这就是本文所要阐释的人口高龄化。笔者认为,高龄化的确切涵义应是指年龄在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占全体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者)的比例趋于上升的过程。这里所说的高龄化与老龄化应属同一类型的概念,它们都是在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现象。但两者又存有差别,老龄化是在总人口中对全体老年人的增长变化所做的考察,而高龄化则是在老年人口中考察高龄老人的增长变化。两相比较,老龄化涉及全体人口,而高龄化仅是对老年人群本身的直接关注,虽然观察的人群范围缩小了,但针对性更强了。由此看来,如果我们把老龄化看成是全体人口的老龄化,那么,高龄化可表意为“老年人口的老龄化”。两者可分别用如下公式来表达:

$$\text{老龄化系数} = \frac{\text{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text{总人口}} \times 100\%$$

$$\text{高龄化系数} = \frac{\text{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text{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times 100\%$$

需要注意的是,在高龄化现象已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今天,国内学术界对高龄化一词的理解还不尽相同,在学术上还有待规范,就笔者所见,大致有如下三种不同的解释:(1)把高龄化等同于老龄化,即用高龄化一词代替老龄化之说来表达人口老龄化现象。这种用法多见于早期留日的中国学者或研究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中国学者(侯文若,1988)。(2)把高龄化理解成为总人口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所占比例的增长现象。这实质上还是在讲人口老龄化,只不过是改变了原来的参量基准,把以往规定的60岁或65岁的老年人界标上移到80岁而已(原新,2000)。此种用法目前较常见。(3)把高龄化看成是中位年龄以上的人口的递增现象,即以中位年龄为界,将该年龄以上的人口视为高龄人群,以下为低龄人群,当中位年龄趋向上升时,就称高龄化,反之则称为低龄化(莫龙,1992)。

笔者认为,第一种解释是不可取的,尤其是随着高龄化现象日益从老龄化进程中分离出来的情形下,更不宜将两者混为一谈;第二种解释固然有其可循依据,但还是将老年人口置于总人口中来评说,势必无助于进一步考察老年人群内部的变化;第三种解释比较有新意,但因分界过于宽泛仍不利于深入考察老龄化进程中的高龄化现象。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探讨高龄化现象时,应先辨

明它所指代的是哪一种涵义上的“高龄化”。借此强调,本文所讲的高龄化。

二、高龄化的显现

高龄化是在老龄化现象持续深入的基础上孕育和生发出来的,但在半个世纪前,即在联合国首次将老龄化现象提上议事日程的20世纪中期,除欧美发达国家外,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还未显现出来,当时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尚不足50岁,能存活到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毕竟为数不多,在这种情形下,就是老龄化之说也还未能形成共识,因此,高龄化现象也就更不为人所知。然而,世界人口发展到今天,老年人口规模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引人注目。据来自联合国的资料显示,对于那些年届60的老年人来讲,其平均余寿在20世纪初时还不到15岁,到了1960年,男性还可再活16年,女性还可再活19年,到1988~1990年,男性的平均余寿更增长到17.5岁,女性的平均余寿则已突破20岁,达到21.5岁(United Nations, 1993),老龄化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一些有识之士发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愈演愈烈,不仅仅是表现在作为整体的老年人口总量的不断膨胀,而且也可通过剖析老年人口自身内部结构的变化反映出来,尤其是老年人中那些活过80岁的高龄老人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增长潜力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人口群组之一(United Nations, 1996、1998)。

在此,本文以60岁为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分5个组进行累加统计,依次列出全球老年人口在1950~2050年间每隔10年的人口数(见表1)。从表1横向观测,无论以哪个年龄为起点,全球老

表1 对全球老年人口增长情况分档统计的评估与预测

百万人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60岁及以上	205	245	310	381	485	605	752	1 017	1 358	1 670	1 969
65岁及以上	131	161	202	263	324	418	515	699	953	1 239	1 458
70岁及以上	75	96	119	161	200	266	340	437	619	843	1 020
75岁及以上	36	48	63	84	116	147	119	251	364	511	662
80岁及以上	14	19	27	36	54	69	100	132	179	269	370

资料来源:根据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1998 Revision*, Vol. II, 第10~11页数据编制,其中,2000~2050年数据为中方案预测。

年人口都在随时间的推进而持续增长,且增长幅度基本上与年龄上升成正比,如1950~2000年,全球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从2.05亿增长到6.05亿,其增长幅度将近2倍(195%),但随着年龄组的上升,老年人口的增幅也在依次上涨,在70岁及以上年龄组中,增幅达到2.5倍(255%),到了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组时,增长幅度将近4倍(393%)。根据中方案的预测,2000~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幅度将超过2倍(225%),但2025~2050年,其增幅将明显减缓。而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增长幅度在2000~2025年间虽有所回落,但后期更呈迅猛增长之势,其未来半个世纪的增幅将超过4倍(436%)。这表明,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年龄越高的老年人群,其增长幅度越大(见图1)。从纵向观测,无论在哪个年代,全球老年人口又在随年龄起点的上升而递减,但其递减幅度却随着年份的推进而缩小。如在1950年,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共计1400万,占该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的6.8%,到2000年这一比例增至11.4%,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到18.8%。若以人口年龄“金字塔”来表示,即可显见,在以60岁为最底层所构成的老年人口年龄“金字塔”中,年龄越在上层的人口,其图形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次变宽(见图2)。

由此看来,无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观测,老年人口内部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动趋向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无疑预示着,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还伴随着人口高龄化,而且从发展趋向看,这种高龄化现象将呈日益凸显之势。1998年10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99国际老年人年”启动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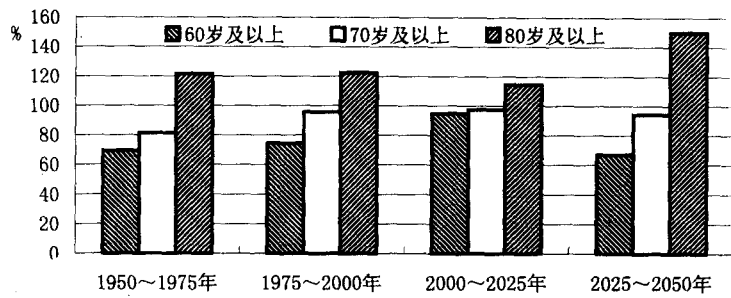


图1 1950~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增长幅度分档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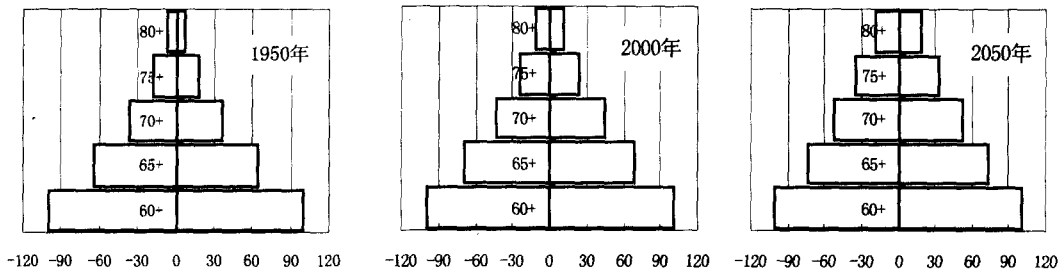


图2 1950、2000、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龄“金字塔”

式上发表的讲话中就曾指出,世界人口在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龄化。安南甚至指出,到2050年,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会达到25%(贾庭欣,1999)。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对高龄老人的关注中,以往零星散见的“百岁老人”也开始形成一定规模,成为人口统计中的一个单列群体。尽管能活到100岁的长寿者在今天仍然是凤毛麟角,但据联合国近年来对全球高龄老人所做的首次评估显示(United Nations,1993),在未来半个世纪里百岁老人的增长将最为迅猛,其人数将从1998年的13.5万人升至2050年的220万人,届时平均每5000人中就将有1名百岁老人,百岁老人在高龄老人中所占比例也将从0.2%上升至0.6%,提高2倍,而同期九旬老人所占比例只略有上升,八旬老人所占比例反而略趋下降(见表2)。

鉴于全球高龄老人绝对数与相对数都在加速膨胀这一新的发展态势,老年人口自身也在老龄化的现象引起了联合国人口专家的注意,并通过人口统计分析报告强调指出,老年人口中的那些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正在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人口群组之一(United Nations,1996、1999),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把老年人视为无差别的单一群组。于是,联合国人口司在1996年底召开的“老年人口死亡率及其影响”的专题讨论会上,特将老年人口进一步划分为低龄老人(60~79岁)与高龄老人(80岁及以上)。与会专家一致同意从1998年起,首次在年龄统计中把以往笼统归为一组的80岁及以上人口再细分,即按5岁一组分别列为80~84岁、85~89岁、90~94岁、95~99岁和100岁及以上这样5个年龄组,至此,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高龄化现象开始在世纪交替之际进入了人口学家的视野。

三、高龄化的成因

由于老龄化是在总人口中对老年人的增长变化所做的考察,因此,老龄化的显现既因出生率下降而导致少儿人口的减少,亦可因死亡率下降而引起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口的增加。比较而

表2 1998年和2050年全球高龄老年人口的分组评估与预测

年龄分组	人口总数(百万人)		人口比例(%)	
	1998年	2050年	1998年	2050年
80岁及以上	66.0	370.0	100.0	100.0
80~89岁	58.6	311.3	88.8	84.0
90~99岁	7.3	56.9	11.0	15.4
100岁及以上	0.1	2.2	0.2	0.6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1998), *The Oldest Old, Population Newsletter*, Num. 66.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也就意味着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而这种存活率的提高所带来的自然是老年人群的不断壮大。笔者根据表1的数据,运用年龄移算法依次推算出全球不同时期各年龄组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变化。具体讲,从人口生理年龄增长的自然规律看,1950年60岁的老年人口只要能活到1960年,自然就进入70岁老年人口的行列,若再活10年,即到了1970年就成为80岁的高龄老人,依此类推。根据这一原理,我们通过推算即可得知,19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05亿)到了1960年还有9600万人在世,存活率为46.8%,而到了1970年减少到2700万人,这时的存活率下降为13.2%。同样,1990年全球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4.85亿)到了2000年和2010年的存活率分别提高到54.8%和20.6%。据预测,2030年全球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58亿)的存活率到了2040年和2050年将分别提高到62.1%和27.2%。这样来看,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在随年龄的递增而下降;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又将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尤其是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存活率将从1970年的13.2%提高到2050年的27.2%,将提高1倍有余(106%),比较而言,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提高还不足三成(32.7%)。

显然,上述两方面的阐述是借助人口学上的“组群分析”法分别从同一年代不同年龄(即“同期人”)和同一年龄不同年代(即“同龄人”)观测的结果,而这两种观测所得到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对此,可从日本老年人口分年龄的死亡率变化中得到印证(见表3)。

表3 1950~1995年日本老年人口死亡率分档统计

年份	%											
	60~64岁		65~69岁		70~74岁		75~79岁		80~84岁		85岁及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950	31.6	22.0	51.6	35.7	78.5	56.2	114.4	87.1	177.9	142.9	281.2	237.7
1960	26.6	15.9	42.9	26.6	69.8	46.9	113.5	82.3	173.5	132.0	259.4	218.9
1970	21.6	12.0	37.0	20.7	60.2	37.1	97.1	66.4	149.6	113.9	241.3	210.5
1980	15.0	7.8	25.2	13.4	43.4	24.7	75.3	47.3	122.3	87.6	210.5	177.8
1990	13.2	5.7	19.4	9.4	33.2	16.9	57.9	32.0	100.1	62.0	188.9	144.3
1995	13.1	5.5	19.8	8.6	31.4	15.1	54.3	28.1	94.5	54.1	183.2	128.6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Yearbook*, 1993 & 1996.

鉴于人口的死亡率与存活率是从两个相反的角度表达同一问题,也鉴于“同龄人”与“同期人”观测的视角差异,笔者认为,对表3的观测也应区分横向与纵向。横向观测即“同期人”观测,表现为老年人的年龄总是与死亡率成正比,而与存活率成反比,亦即年龄越高死亡率越高存活率越低(见图3);而纵向观测即“同龄人”观测,表现为时间与存活率成正比,而与死亡率成反比,亦即随着岁月的流逝,同一年龄的老年人口死亡率将趋于下降,存活率则趋于上升(见图4)。这种横纵向的不同观测结果使老年人口死亡率与存活率呈现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这恐怕是我们认识高龄化致因时应加注意和分辨的。

言,由于对高龄化的考察范围已经缩小到老年人口,是在老年人口中考察高龄老人的增长变化,高龄化的显现也就排除了少儿人口增减变化的干扰,只可能依靠老年人口自身的增加,因此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死亡率的增减变化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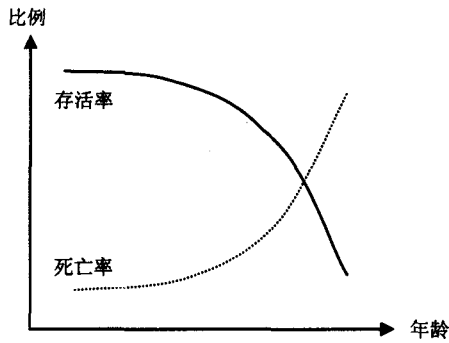


图3 “同期人”观测——对死亡率与存活率的横向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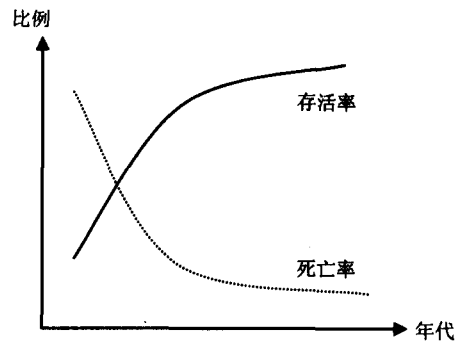


图4 “同龄人”观测——对死亡率与存活率的纵向描述

由此看来,正是由于世界老年人口存活率的这种递增趋势,使得高龄老人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在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于是才使高龄化在老龄化演进的基础上凸现出来。

此外,上述有关存活率的推算其实已同时启示我们,在探究高龄化成因时,人口年龄队列本身的“惯性推移”^①也在引起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譬如,对于一个曾经历过生育高峰的人口群体,即便在未来几十年间出生率与死亡率水平都保持不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成年期后,就会使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原来宽底尖顶的形状变为中间粗两头细的“纺锤”状,从而将引致以少儿人口缩减为主导的“底部老龄化”。再过几十年,当这群人口进入老年期,势必使得人口年龄“金字塔”的顶端显著变宽,从而导致以老年人口膨胀为主导的“顶端老龄化”,高龄化即从中显现出来(见图5)。这表明,人口结构中年龄队列的这种“惯性推移”对人口变动的有着不同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影响作用。因此,在分析高龄化成因时,仅关注老年人口中各年龄人口死亡率(或存活率)的变化是不够的,还应把人口年龄队列的“惯性推移”作用考虑在内。尽管我们承认,既定人口年龄队列的排定从根本上来讲是源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但某种人口年龄结构一旦形成,它就将对该人口未来的变化产生影响。

事实上,观察老龄化导向高龄化的整个演进过程不难发现,这个演进过程主要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表现为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向以(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为主的过程,其间出生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在渐渐淡出,死亡率下降的作用则在日益增大;二是表现为以中青年人口为宽底边的人群队列渐次过渡到老年人口和高龄老人的过程,这实际上是既定人口年龄结构自身各队列人群的“惯性推移”作用所始然。据此笔者认为,人口年龄队列自身的这种“惯性推移”对高龄化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正好与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出生率因素相类似,因为它们都是从年龄结构的底部开始生发出来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出生率对老龄化的影响始于0岁组;而人口年龄队列的“惯性推移”作用对高龄化的直接影响则始于60岁或65岁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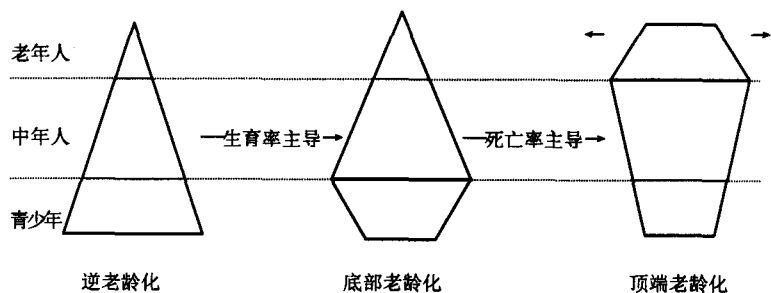


图5 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演进

事实上,观察老龄化导向高龄化的整个演进过程不难发现,这个演进过程主要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表现为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向以(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为主的过程,其间出生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在渐渐淡出,死亡率下降的作用则在日益增大;二是表现为以中青年人口为宽底边的人群队列渐次过渡到老年人口和高龄老人的过程,这实际上是既定人口年龄结构自身各队列人群的“惯性推移”作用所始然。据此笔者认为,人口年龄队列自身的这种“惯性推移”对高龄化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正好与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出生率因素相类似,因为它们都是从年龄结构的底部开始生发出来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出生率对老龄化的影响始于0岁组;而人口年龄队列的“惯性推移”作用对高龄化的直接影响则始于60岁或65岁组。

① 指同一年龄组人口随时间流逝而自然“长大”,依序进入高一年龄组的过程。西方学者的类似提法是 Cohort Flow, 可译为“组群飘移”(D. T. Rowland, 1994)。

如果说,在人口老龄化初期,人口年龄结构自身所具有的这种“惯性推移”作用还未发挥出来,故暂且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进入老龄化后期,尤其是当老龄化演进到高龄化阶段时,人口年龄队列的这种“惯性推移”对高龄化的影响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了。笔者认为,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因素与导致人口高龄化的基本因素是不一样的,在老龄化阶段,其导因主要源自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下降,但进入高龄化以后,一方面,由于总人口死亡率(CDR)呈反降为升之势,此时一味固守和笼统强调死亡率下降导致高龄化的说法显然已难以成立,而必须深入到老年人群内部做对比观测;另一方面,虽然出生率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在高龄化时期已经消退,但却代之以年龄队列的影响。所以确切地讲,导致人口高龄化的基本因素也有两个,一是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死亡率的下降或存活率的上升;二是人口年龄队列自身的“惯性推移”。

四、高龄化的性状

高龄化是老龄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高龄化的显现,一方面表明老龄化现象仍在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又预示着老龄化的性质与状态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

首先,高龄化更好地体现出老龄化的“增龄”本意。这是因为,虽然高龄化也含有老龄化的“比例扩张”之意,但由于高龄化把研究的视点直接聚焦于老年人群本身,因而这时的“比例扩张”只是反映在老年人口内部的高龄老人身上,从而避开了通过少儿人口缩减而引起老年人口比例相对扩张的那种老龄化效应。这样一来,随着高龄化的显现,原先老龄化涵义中因少儿人口递减而引起的“比例扩张”的老龄化之意也将随之消退,留下的就是因老年人口递增所带来的老龄化(即高龄化)。笔者认为,高龄化的提出可说是还老龄化于“增龄”之本来面目,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老龄化概念本身所固有的双重涵义,即已将“比例扩张”与“增龄过程”两层老龄化涵义合二为一,这也就消除了老龄化概念本身有可能引起的歧义(罗淳,2001),从而更好地体现出老龄化的“增龄”本意。

其次,高龄化是一种直接老龄化,或者说,高龄化是一种以老年人口本身的直接增加为主导的“绝对老龄化”,亦是以老年人口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顶端老龄化”。我们知道,出生率下降所引起的是少儿人口的减少,它对老龄化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减少少儿人口相对扩大老年人口比例(或份额)来实现的,反映在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上就是底部在收缩,故具有相对性与间接性;而死亡率下降对老龄化的促进作用则表现为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口的直接增加,反映在人口年龄“金字塔”上就是顶部在变宽,体现的是绝对性与直接性。由于老龄化的致因可来自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两个方面,因此老龄化具有相对性和间接性的一面。相比较而言,由于高龄化排除了出生率造成的影响,只可能依靠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死亡率下降来促成老年人口的直接增加,也就是说只能依靠“老年人口自身的老龄化”(United Nations, 1999)来实现,因而更具绝对意义和直接效果,是一种直接老龄化(或称绝对老龄化或顶端老龄化)。

再次,高龄化所反映的是人类的长寿现象,可视之为一种“质量老龄化”。既然高龄化的显现只可能出自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或者是依靠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这就有赖于老年人自身生命质量或生存质量的提高与改善,从人口质量(或人口素质)的角度看就是死亡率的下降或存活率的上升。这与靠降低出生率来促使少儿人口减少的老龄化效应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以控制人口数量(即节制生育)为主导而形成的“底部老龄化”时期,人口老龄化的显现主要来自少儿人口的锐减,体现的是一种注重数量变化的老龄化,即“数量老龄化”,而这时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或生存质量可能并没得到多大改观。只有当进入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顶端老龄化”时期,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主要依靠老年人口的增加,由于此时老年人口的这种增加只能以其体质的增强,健康的改善,余寿的延长等为前提,一句话,也就是要靠提高人口质量,因而这种情形下导致的老龄化实为“质量老龄化”。对此,日本的京极高宣教授(1997)称之为长寿化,并认为它与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口老龄化有着明显

的区别。可见,在老龄化成因的背后,所折射出的是生命质量或生存质量的提高与改善。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笔者认为,虽然同是老年人,但高龄化状态下的老年人与老龄化状态下的老年人已经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即是不可等量齐观的。

五、老龄化导入高龄化的分界标志

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人口专家在分析人口老龄化从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转入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过程中,曾提出三个条件:(1)总和生育率降到接近或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 \leq 2.1$),而死亡率下降仍在继续;(2)死亡率下降显著集中于老年人口;(3)人口老龄化本身的演进强化了死亡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United Nations, 1991)。笔者认为,这三个条件也是老龄化导向高龄化所必不可少的。

其一,当总和生育率降到接近或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 \leq 2.1$)时,这就预示着生育率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此时促使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的主要力量将从生育率导向死亡率。事实上,只有当 $TFR \leq 2.1$ 时,死亡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才有可能显现出来(D. T. Rowland, 1994)。

其二,鉴于死亡率下降在不同年龄人群中的集中趋势所具有的不均衡性,由于死亡率下降的重心总是表现出从低龄人口向高龄人口逐渐过渡的趋势,而当死亡率下降的重心集中于少儿人口时,由此产生的只会是少儿人口的增长。因而只有当死亡率下降重心过渡到老年人口时,老年人口自身的增加才成为可能。

其三,之所以说人口老龄化本身的演进强化了死亡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年人口自身的增长已取代少儿人口的减少而成为导致老龄化的主要致因,其中也体现了人口年龄队列本身的惯性推进作用。在这方面,前述日本老年人口自身及其内部的变化趋势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见表3)。

然而,上述三个条件虽揭示了老龄化导向高龄化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为我们观察人口高龄化现象提供了一些可循之据,但仅止于此显然还不够。因为,许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还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减速”阶段就已降到接近或低于生育更替水平,而不是在导入高龄化前夕的“低位静止”阶段才具备此条件。再说,即便我们已经知道老龄化导向高龄化这一演进过程的必然性,但我们仍然不能确认,老龄化导入(不仅仅是导向)高龄化的分界标志在发生哪里。换言之,我们需要确立一些必要的参量界标。以笔者之见,若从量上来定证,老龄化导入高龄化的分界标志应可借助如下三个界标来加以确认。

第一,既然老龄化导向高龄化的演进过程其实也就是老龄化从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的“底部老龄化”转向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顶端老龄化”的过程。似可认为,老龄化导入高龄化的一个分界标志也就发生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由以“底部收缩”为主转变为以“顶端扩展”为主的那一时刻,亦即发生在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的“顶端老龄化”取代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的“底部老龄化”之时。而且根据本文例举的许多图表显示,人口老龄化由以“底部收缩”为主转向以“顶端扩展”为主之时,也正是总死亡率开始反降为升,并超过出生率之际。据此判定,一旦死亡率在低水平上(此时CDR一般徘徊在10%左右)达到或等于出生率,就标志着以死亡率为主导的老龄化将由此确立,也就意味着老龄化正式导入了高龄化。定量确认为: $CDR = CBR \approx 10\%$ 。

第二,要使高龄化在老龄化进程中显现出来,除了上述的几个条件以外,还要看高龄老人群体自身的增长率是否快于老年人口整体的增长率,或者看高龄化速度是否快于老龄化速度。只有当前者快于后者时,高龄化现象才会从老龄化进程中凸显出来。基于此,又可认为,老龄化导入高龄化的第二个分界标志发生在当高龄老人增长率赶上老年人口增长率,或当高龄化速度赶上老龄化速度

之时。这可借鉴“老龄化率”的公式设立“高龄化率”的参量指标。

$$\text{高龄化率} = \frac{\text{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增长率}}{\text{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率}} \times 100\%$$

很显然,当该指标比值小于100时,说明高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老年人口,此时高龄化进程处于减缓状态,只有当该比值大于100时,才表明高龄人口比老年人口增长快,这时高龄化程度就将加深。因此可以说,在老龄化向高龄化演进的进程中,高龄化率(以字母H表示)等于100是老龄化导入高龄化的又一可供参量的分界标志。定量确认为:H=100。

第三,笔者认为,考察老龄化导入高龄化的最显见标志应是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或系数)^①是否发展到至少能与0~14岁少儿人口总量(或系数)“平分秋色”的地步,也就是要看“老龄化指数”是否等于或进而大于1。这是因为,在少儿人口总量明显超过老年人口的情形下,即便老年人口增长率高于少儿人口增长率,但从绝对量上看,老年人口增长对老龄化的影响比起少儿人口减少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来讲仍显得微不足道,只有当老年人口总量达到进而超过少儿人口时,即使两者的增长率相等,老年人口对老龄化的影响才会至少不亚于少儿人口。因此,笔者认为,从显著性来讲,老龄化演进到高龄化的分界标志发生在当老年人口总量(或系数)达到或赶上少儿人口总量(或系数)之时,亦即当“老龄化指数”(以字母AI代表)等于1时,这是老年人口对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开始超过少儿人口的一条显著分界线。定量确认为:AI=1。

总之,21世纪,随着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和老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继续提高,以往我们所认知的那种“老龄化”将会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将会是能更好地体现老龄化“增龄”本意并反映人类长寿现象的新形式的老龄化,亦即高龄化。

参考文献:

1. 侯文若:《全球人口趋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
2. 贾庭欣:《国际老年人年宣传手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
3. 原新:《中国人口老龄化历程及其发展趋势》,《人口研究》(增刊),2000年。
4. 莫龙:《老年人口统计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5. 罗淳:《对“人口老龄化”之说的几点质疑》,《人口研究》,2001年第6期。
6. [日]京极高宣:《思考老年——设计晚年生活》,冯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
7. [法]索维:《人口通论》(下册),查瑞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8. D. T. Rowland (1994),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Ageing in Asian: A Cohort Perspective, *The Ageing of Asian Populations*, United Nations.
9. United Nations (1993), *Demographic Yearbook*.
10. United Nations (1996), Working to Reveal the Oldest Old, *Population Newsletter*, Num. 62.
11. United Nations (1998), The Oldest Old, *Population Newsletter*, Num. 66.
12. United Nations (1999), Wall Chart on Population Ageing, 1999, *Population Newsletter*, Num. 67.
13. United Nations (1991), World Population Monitoring 1991,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Age Structure.

(责任编辑:朱萍)

^① 请注意,在此之所以选取65岁,而不是60岁为老年人的年龄起点,是因为考虑到高龄化状态下人口的平均时代间隔已经延长,若以每80年为一代人的世代更替,那么,在此前提下计算的老龄化指数基本上可以满足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所占年龄段均衡的条件,据此算出的老龄化指数应该更合理,也更有现实意义。